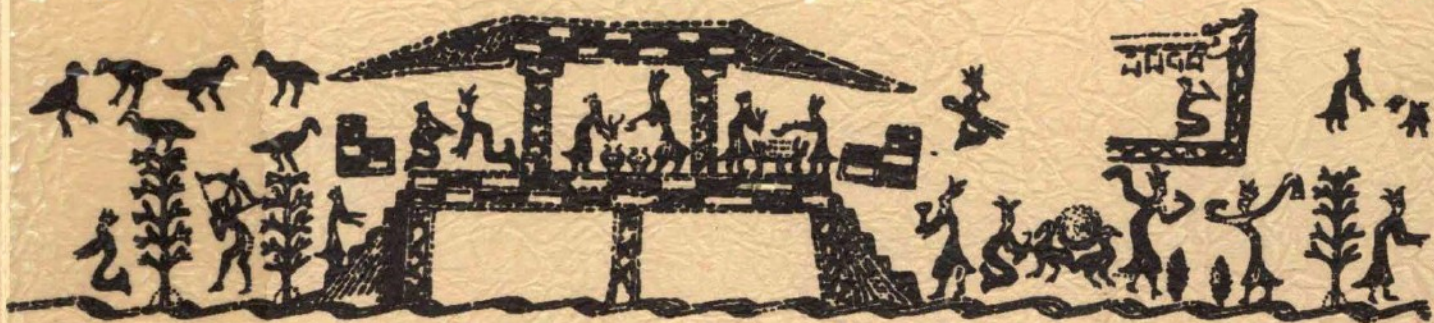


天桥丛谈

TIANQIAO CONGTAN



张次溪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桥丛谈

TIANQIAO CONGTAN

● 张次溪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桥丛谈/张次溪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468-5

- I .天…
- II .张…
- III .宣武区—地方史—史料
- IV .K2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9417 号



天桥丛谈
张次溪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 (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 (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0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作者

张次溪(1909—1968),名涵锐、仲锐,字次溪,号江裁,东莞篁村水围乡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已印行的有《人民首都的天桥》、《齐白石的一生》、《北京岭南文物志》(与叶恭绰合编)等。

少时,随父母在京生活。30年代初毕业于北平孔教大学。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从事北平史籍的整理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编著有《北平志》、《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庙宇碑刻目录》、《陶然亭小记》、《燕都梨园史料》等近四十种。抗日战争时期编纂《京津风土丛书》、《江苏通志》、《清代学人年鉴》等书刊。他一生热衷于北京天桥的民间曲艺杂技、艺人及民俗生活的调查研究,积累资料近三十年,集成《天桥一览》、《天桥志》、《天桥景物图录》等作品。

建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分担《辛亥革命》历史资料丛刊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1951年,他将研究北京天桥的成果加以总结,编著成《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1957—1968年,他还先后为广东省博物馆、北京文物管理局撰写地方文史著作多种,亦撰写了《莞乡烟水录》等。1968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东莞会馆。

关于本书

本书以北京之天桥为背景平台，叙述了明清六百多年来天桥的历史变迁及学者、诗人眼中的天桥；以美妙的笔触描摹了天桥初期的游乐及曲艺杂技的演变，再现了天桥热闹的场景及丰富的历史涵蕴；独辟章节细致地刻画了那个时代活灵活现的艺人及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另外，还以天桥之历史风情的展现为重点，介绍了天桥的摊贩情况及天桥美味的吃食，是张次溪关于民国天桥研究的开山扛鼎之作。本书以其资料之丰富、翔实，历来为曲艺、杂技、戏曲等艺术学科及方志学、民俗学、社会学、北京史等方面的学者所重视，其经典地位无人能撼。



long-long Book House

网址：www.longl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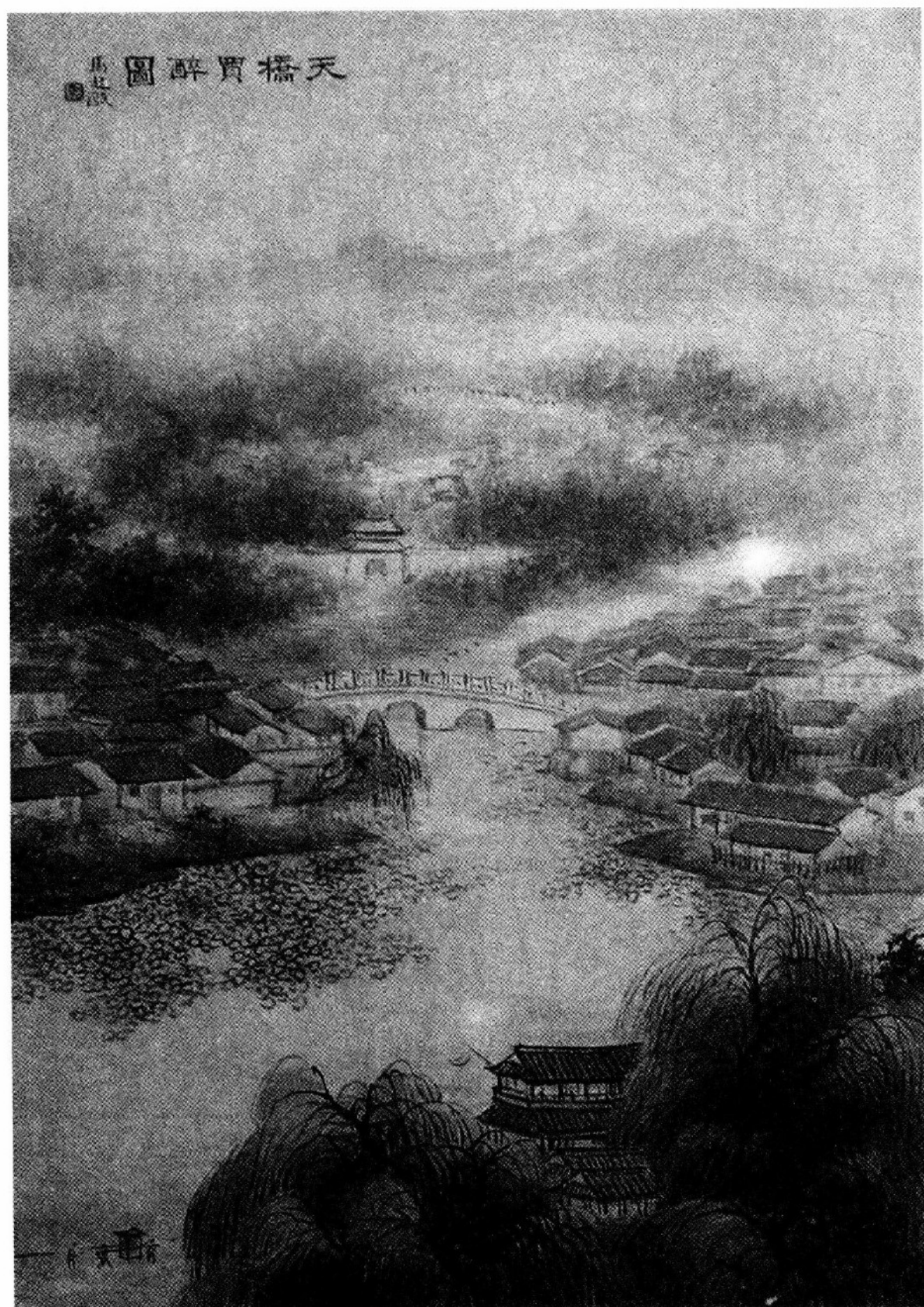
发行热线：010-8250 3022

策 划 / 颜 桥

责任编辑 / 孟庆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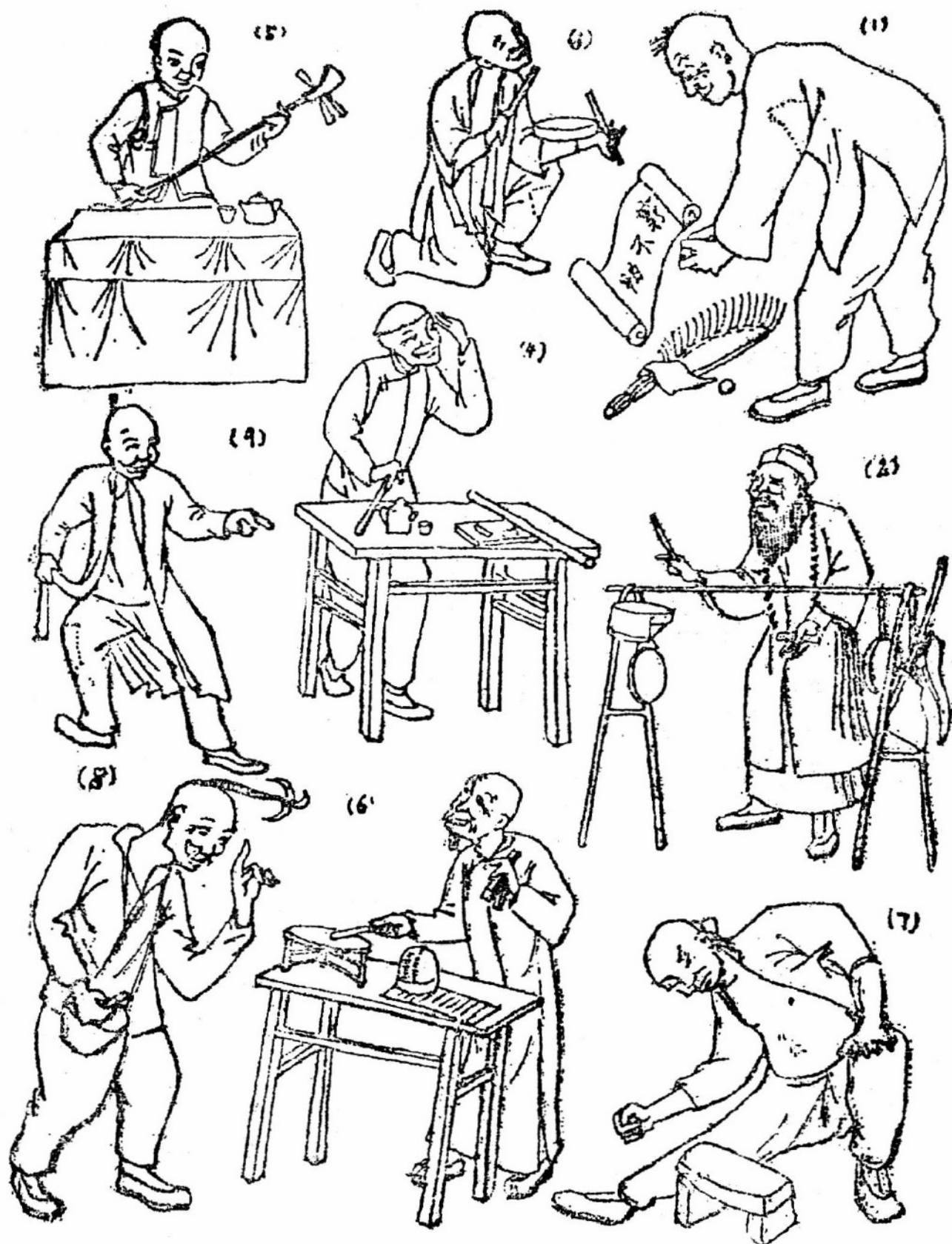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 海云书装

版式设计 / 杜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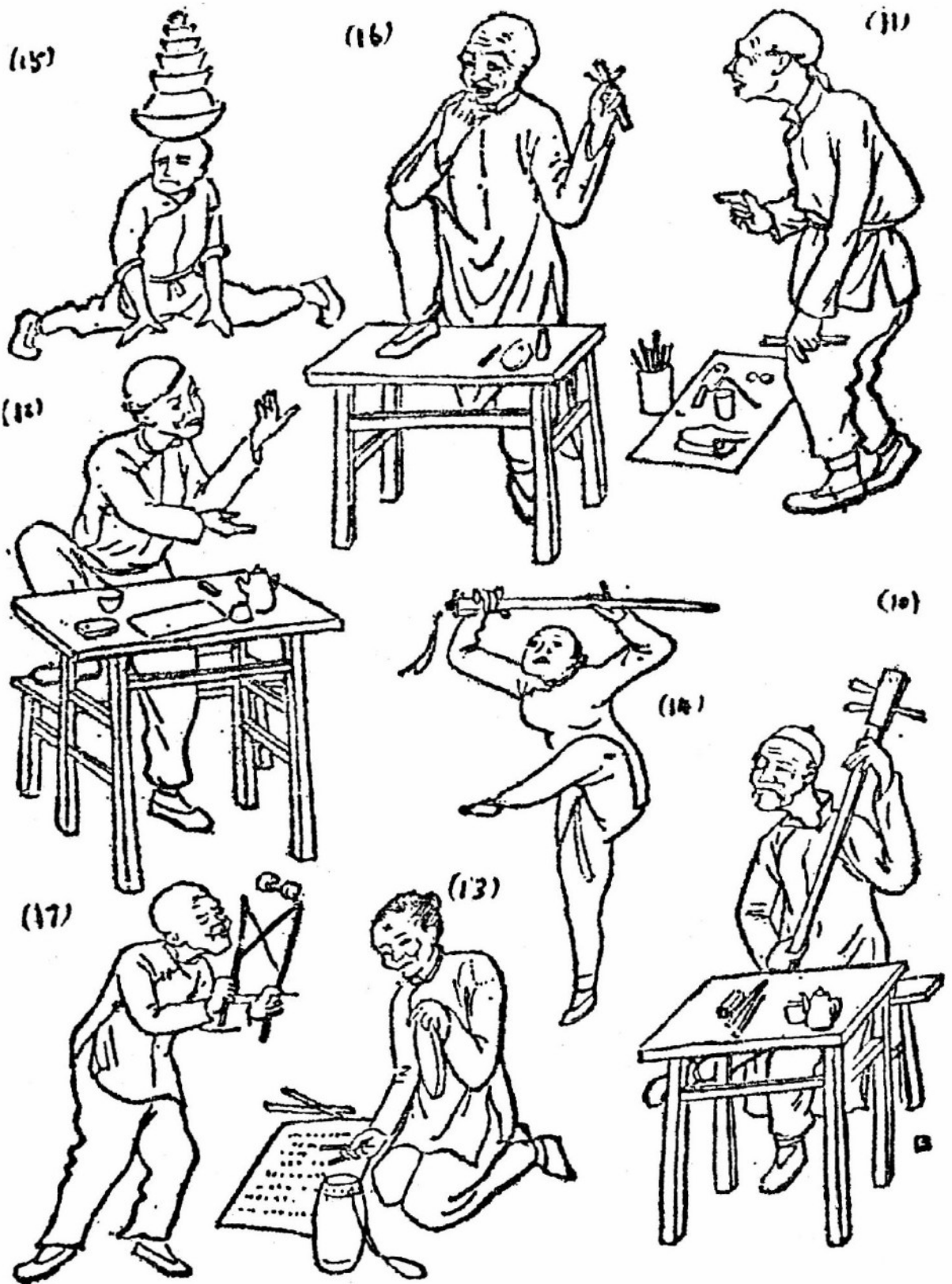


天桥买醉图（陈师曾画）

庚子时代 (1900年) 天桥艺人画像 (孙昌煌摹绘)



(1) 穷不怕 (2) 处妙高 (3) 盆秃子 (4) 猴儿安 (5) 随缘乐
 (6) 史麻子 (7) 常傻子 (8) 打麻货铁壶的鼻噙子 (9) 云里飞



(10) 胡胡李 (11) 袖褪金 (12) 阿二 (13) 妈打锣
 (14) 女把式 (15) 程傻子 (16) 魏铁嘴 (17) 空竹瑞子

编者说明

张次溪先生的《人民首都的天桥》行将再版，先生之子张叔文先生嘱我代为写篇编者说明，此书作为民国天桥研究开山扛鼎之作，其经典地位，在民俗学界应无异议，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得遇此书之机缘，着实不多，此处故而斗胆聒躁几句。

《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初版于1951年，由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印行两千册，史学家陈垣为其封面题名，周作人、李景汉、孙至诚、黎景熙四位赐序（后三人之序是应当时社会之需要而写，与本书整体格调不甚相符，故未收录），查《知堂序跋》作《〈天桥志〉序》，此书原定名为《天桥志》，后又改为《天桥新志》，最终定为《人民首都的天桥》，此多少是“适应”当时社会之需要。史树青先生曾回忆道：“友人张君次溪，早年服务于北平研究院，从事社会历史调查，继其《天桥一览》之后，撰成《天桥志》一书，积稿盈尺……由于当时时局不定，未能问世，新中国成立后，《天桥志》始于1951年由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书名曾拟改为《天桥新志》，最后定为《人民首都的天桥》。由于此书内容近于‘新瓶装旧酒’，未能体现时代风貌……《人民首都的天桥》则与当时客观存在不尽相符，故此书出版，即被停止出售。”由于此书主体大略是民国旧京天桥，与新生活恐有出入，故当时未能“公开”发行，影响仅限于学界。

于今观之，史公所谓的“新瓶装旧酒”，恰恰是本书最大之特色。

如周作人在序中所道：“我欢喜次溪的《天桥志》，觉得它有意思，有意义，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这回我看见次溪的《天桥新志》的草案，第四章专讲天桥近时所演出的曲艺和杂技，分属于说唱和属于软硬杂技的两类，第五章为天桥人物考，叙述近百年来天桥艺人的事迹，加上若干难得的图画，差不多把天桥演艺方面的面相整个地映写出来了，在这上面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的著作。”

一方面，作者须顾及民俗研究的需要，亦即“新瓶”，即要用社会学的眼光来关照研习天桥社区的社会习俗，试图采用一种科学与调查的构架来分析研究天桥的民俗生态，如本书最后章节之《天桥调查研究方法》，可看做全书学术框架之总结；而另一方面，本书主体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却多少是用“写话”的语气写成的，娓娓而谈，作者所写乃多年浸润于其中的风物，对其消逝有着深厚的感怀，所以写来不“隔”，“我对于天桥，特别爱好，时常留心它的演变，总想将来写一本记述天桥故事的书，像宋朝人的《东京梦华录》，以存天桥风物”（《自序》）。看家读完此书，便有拆空七宝楼台之感，宝气空锁其内，而终归熄灭于其中，那是一种文化生态的不可抗拒的消逝的感觉，作者关于天桥曲艺、人物以及吃食的论述，恐后无来者可以论之，这些文字将“感”与“知”结合起来，若说金受申的北京更侧重于“日常的北京”，百姓日用而不觉，那么张次溪的北京，既有“日用而不觉”的方面，更多的乃一种“生态”的眼光，是一种生态的“养生送死者”。此种意义，此书亦可以作为天桥生态的一首挽歌，今后研习天桥者，多在残简断篇里搜寻，知性之有余，而感兴不足。我与叔文先生闲聊谈及蒋梦麟先生说，论及北京学研究，大抵有两个人无法回避，一个是金受申，一个是张次溪。多少是二者拥有一种“人间”的眼波，在世俗的风物里获得一种诗化的提升。

关于此书的原书名，顾及当时的社会需要，现依家属的意见改为

《天桥丛谈》，查考张次溪1938年曾为《实报》写“天桥丛语”，每日一则，共十四则，初名“天桥丛谈”，后易名为“天桥丛话”，而本书中所涉精彩的短章均是以“谈”为中心，融入作者的经验于其内，故而“天桥丛谈”更能体现此书的文体特色，正好拿来作书名，多少可以切合次溪先生“谈往”的心愿。至于我这篇可有可无的文字，只不过作个简短的说明罢了。

颜桥

2006年6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题 记

次溪世讲索题近编《人民首都的天桥》

汪公岩

六十年间践市尘，眼明弥见世更新。悬知邹鲁风非远，微借梁谭迹并陈。
(六十年前，与梁启超、谭嗣同，共登上海市楼，下视出殡者之仪仗，衣服褴褛，簇拥前后，以为此等市容，必不容于大同之世，闻者或以为疑，今日其言始验) 海外奇方真换骨(辛亥以还，贪黠之风，数倍曩昔，年来力为改革，可谓换骨金丹)，桥头顽石果翻身(曩游天桥，看武人抛弄石锁，以为该人确有真实本领，自食其力，其人格高出官僚万倍，合有翻身之日，今乃果然)。登车莫话澄清事，只说何戡是旧人。(光绪戊戌，康南海先生开保国会于虎坊桥之湖广会馆，余亦与焉。余旋移居北城，尊公篁溪先生，自城南驱车来访，共商变法维新之策，颇有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今其人皆先后下世，余亦惟以何戡资格，解唱渭城而已)

题《人民首都的天桥》为东莞张次溪世兄作

夏蔚如

燕京南郊富水局，蜿蜒十里环城隅。长虹泓波直丽正，天津天汉名称殊。
金元昔为飞放泊，呼鹰踪犬供行虞。大官于焉备葑苳，居人不敢行芻菹。

自明以来与民共，柳堤蓼岸连菰蒲。清初名辈此谯集，酒楼题壁为歌歛。
我来清季景一变，尘浊秽淀于焉储。连廛遂成日中市，阗阗杂沓闻喧呼。
粟杂红鹦及稊稗，衣连紫凤兼天吴。儿童玩具妇针黹，斤斋儿榻庖甑炉。
人家应有鲜不有，给求养欲争来趋。如何风俗益窳敝，纵横白昼容丰狐。
鱼龙曼衍炫观听，鸱雉翔集欺乡愚。遂令都人指而目，互乡痰市争回车。
水心亭子岂不美，喧呶仓楚难为徒。侧闻当官励新政，虎而冠者先驱除。
何当疏浚洗尘秽，更栽杨柳兼芙蓉。携樽胜日泛舟过，昆明净业同清娱。
试披此志一展想，烟蓑雨笠忘江湖。

奉题次溪学兄大著《人民首都的天桥》

潘伯鹰

天阙天桥天一角，百戏骈罗相间作。昂霄荷盖向人铺，遮日芦棚随处缚。
崩腾檀板女儿喉，蹴踏惊砂壮夫脚。舞回眼缬锦模糊，走过身摇绳郭索。
尘淹筋骨钢铁粗，汗洗肌肤冰雪若。平生绝技众矜奇，历世年光老漂泊。
眼枯足茧突艰辛，子怒妻号战销铄。翻身岂意来一朝，此喜何殊思纵壑。
君侯妙笔纪能勤，旧史新知细商略。劣曾慷慨数游燕，发转霜华心自跃。
灯前把卷梦重呼，羯鼓声高飞雨落。

次溪吾兄嘱题近著《人民首都的天桥》

陈器伯

天坛建筑美术祖（天坛称为世界第一美术建筑），取道天桥若肱股。正阳
门外旧水乡，鸥鹭回翔菱藕府。畴昔元明盛画船，水嬉襖袂雁棹鸣。麦秀铜驼
几海桑，清初犹□荷花坞。竹垞日下写旧闻，正似南都泛玄武。万古苍茫此酒
楼，黄（仲则）洪（稚存）陈迹待追抚。如何误信堪舆言，清波转眼塞尘土。

荒湾老柳太萧条，趁墟负贩来商贾。粉墨登场百戏陈，南腔北调丛歌舞。劳者自歌且少休，管弦乱落若风雨。车水马龙日夕驰，艺人往往立门户。平生次溪旷代人，轶事还闻勤网罟。我信修能方效实，清言娓娓出挥尘。游京必识张次溪，世说新传孤桐语。春明掌故集大成，零缣碎锦家珍数。高名独继曝书亭，三百年来一仰俯。

集定庵句为次溪兄题大著《人民首都的天桥》

郭蔼春

恍从魏晋纷弦后，光景犹存急网罗。此外若容添一语，江湖侠骨恐无多。莫信诗人竞平澹，雄谭夜半斗牛寒。百年綦辙低回偏，消息闲凭曲艺看。记得花阴文谿楼，文人珠玉女儿喉。篋中都有旧墨迹，红似相思绿似愁。起看历历楼台外，强续狂游拭涕痕。收拾遗闻归一派，鱼龙光怪百千吞。

寄题次溪道兄近辑天桥故事调寄浣溪沙

陈彦通

谁向灯窗续窃闻，上河风物忍同论，驼纲坛树几斜曛。卜肆旧踪呼妙手，书棚清话老遗民，残梦委芳尘。

次溪兄命题大著《人民首都的天桥》

周维华

居今稽古一身遥，眼底沧桑阅几朝。六百年来同转瞬，凭君妙笔写天桥。燕台歌舞纪升平，仙乐魁华并擅名。毕竟吉祥堪阅世，依然弦管谱新声。（天桥有燕舞、歌舞、乐舞、吉祥、升平、振仙、魁华诸园，今强半已无遗迹

可寻，岿然独存者，惟吉祥舞台而已。)

樊山曾咏芝房紫，晚岁沉沦歌舞台。艳羨《纺棉花》一曲，崔郎去后马郎来。(崔灵芝与马小五在天桥歌舞台演《纺棉花》最享盛名，樊山回文诗所赋“归时甚忆芝房紫”者是也。)

眼前世界尽翻新，游艺名园竞好春。悦耳笙歌争听取，莫忘大路始椎轮。(“新世界”开幕后，粤人创建城南游艺场，先以芦席间隔歌场，而听者争先恐后。)

拓地南园感废兴，纳凉人上水心亭。昙花一现都成梦，几见秋荷送夕馨。(继游艺场而起者，厥惟城南公园，又于天桥西南，建水心亭，歌场茶座，相映成趣。)

熙来攘往利相招，万众何人夺锦标。车马喧阗途尽塞，肩摩毂击赛春潮。(新华储蓄券第一期开奖，即在先农坛内，车水马龙，天桥南北，道为之塞。)

香厂初开艳绮罗，游人都为品茶多。“新明”(戏园)回首增惆怅，犹忆黄郎一曲歌。

北里东西号大森，城南有窟又销金。兵房民舍成三变，怅望层楼倚夕阴。

《天桥志》序

大概在十五六年前，张次溪君拿了他的《天桥志》的稿本来给我看，我很是欢喜，怂恿他付印。他要我给他写一篇小序，我也答应了。年月荏苒地过去，这书没有出版，稿子幸而保存着不曾遗失，去年见到次溪便还给他，了结这十多年来的一件事。次溪将稿本大加修改，成为这一册《人民首都的天桥》，这回真要出版了，仍旧要叫我写序。因为他的敦促，我不能不写，虽然不想写，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所以只好将以前预备写序的话拿来塞责，不能满次溪之意那也是当然的吧。

我欢喜次溪的《天桥志》，觉得它有意思，有意义，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天桥这地方，在一般的人看来，是平民的各种货物与各种演艺的聚集处，这有如市集和庙会，却是天天在集会，永久存在，也时刻在变化。我们亲身参加在里边，见闻体验很多、很充足，及至离开之后，便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凡市集庙会都给予我们这么一个印象，这是很有点可惜的。我们如只为自己，要去买点东西，或享点娱乐，去过以后就算满足。但是假如退下一步，要想想那里卖的是些什么货色，表现的是些什么技术，不是自己想怎么，乃是从货色与技艺来看大家的需要与享乐，这便于实地观察之外还需要记录的资料了。可是中国过去关于这种民间生活的资料特别缺少，如《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汴梁的事情，其民俗技艺部分不到二十行，里边说到